



[法] 菲利浦·福雷 著

刘 阳 唐媛圆 译

ZHISHANGDEJINGLING

纸上的精灵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Z H I S H A N G D E J I N G L I N G

纸上的精灵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上的精灵/[法]福雷(Forest, P.)著;刘阳,唐媛圆
译.-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03.1
(新生活·新理念·新视野)
ISBN 7-213-02259-8

I. 纸… II. ①福…②刘…③唐… III. 纪实文学
-法国-现代 IV .I565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362 号

纸上的精灵

[法]菲利浦·福雷著

刘 阳 唐媛圆 译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
(杭州玉古路 20 号)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印 张 7.75
字 数 16.5 万
插 页 2
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213-02259-8
定 价 18.20 元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——为《纸上的精灵》中译本而作

法语中有一句熟语，不知道汉语中是否有对应的说法。

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了孩子，人们就说他们把白天给了孩子。

那么当小生命逝去之后，除了黑夜，他们还剩下什么呢？

《纸上的精灵》是《永恒的孩子》的续篇，

它讲述我们4岁的女儿离开人世之后的岁月。

它也是《永恒的孩子》的复现。

其含义是：一个哲学家^①谜一般地把复现定义为一种前瞻性的回忆。

也就是说：用一种使时光倒流的方式，把某样东西留在了身边，免得这东西不可逆转地奔向虚无。

有些故事永远不会结束。

没有写作虚荣的理由，

只有回归生命的愿望。

与世界的巨大的遗忘机制相对抗的

一种固定、执拗的思想活动，

① 指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(1813—1855)。——译者注



但它并不试图挽救任何东西，
而只是想给不知道答案的问题
留下一点可以想象的东西。

从文学的角度看，《纸上的精灵》是一部比《永恒的孩子》
驾驭得更好的小说。

可是，我不知道我究竟应该感到庆幸，还是感到遗憾。

因为，真相能毁坏一切，甚至那种使之变为一部可以接受的、
与其他的书一样的材料。

有时，我真想为一部在那些评判者眼中根本不可接受的作品
签上名字。

但愿它在我的脚下打开一个温情的深渊。

我可以完全迷失在那里，不带丝毫遗憾。

也许这是别处的情况，

但我意识不到。

为了自我保护，我会说：

我情愿睁开眼睛看到一些故事的另一面。

一旦写上句号，就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仍然活着的一切，在死一般的、无可挽回的痛苦中。

是的，我还在写作，简单地说，那就是为了知道这一点。

仅此而已。

没有小说，只有爱。

不要相信那些说反话的人。

《永恒的孩子》以一个4岁的小女孩为主人公,她被疾病纠缠,陷入了难以理喻的、冷酷的恐惧之中。

这是一部爱情小说。

《纸上的精灵》以一个25岁的少妇为主人公,她失去了独生女儿,深深地陷入无尽痛苦的深渊之中。

这也是一部爱情小说。

我赞叹的一名作家乔治·巴塔耶^①说过:

需要向被爱的人索取的,就是成为“欲爱不能”的牺牲品。

我缺乏勇气,不会向任何人索取什么。

但是,每一个人最后还是在他生命的某一时刻向某个人索取了。

于是,我终于明白了“欲爱不能”。

我知道我应该把它归功于谁。

把我们的故事寄托于一种我俩都不懂的语言符号吧!

谨将本书和《永恒的孩子》奉献给我的妻子,

这两本书,为她而写,也是与她一起写的,

因为,只有她才明白个中缘由。

菲利浦·福雷

2002年4月27日于巴黎

① 乔治·巴塔耶(1897—1962),法国当代诗人、小说家、文学评论家。

——译者注

出版说明

科学、艺术和文学是人类作为文明社会的创造者所拥有的共同财富,了解和借鉴不同的国家、不同民族创造的丰富文明成果,对我们开拓视野,启迪思想,传承创新,无疑是有所裨益的。为此,我们经过广泛选择和精心规划,推出了“新生活·新理念·新视野”译丛,尝试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文化资源,丰富读者的阅读经历,引发对人类自身问题更多的关注和思考。

需要指出的是,由于原作者所固有的文化背景、分析问题的视角和立场,使得书中的一些论点和对问题的分析,难免有偏颇之处。对于这一点,相信广大读者是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力,加以鉴别和理性评判的。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2002年12月

原 书 名:TOUTE LA NUIT

作 者:Philippe FOREST

原出版社:Editions Gallimard

Copyright © Editions Gallimard,1999

Obtained by Feng Chen-Schrader Agent littéraire

本书中文版由法国 Editions Gallimard 授权浙江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复制。

目录

Contents

序

1

开 篇

KAIPIAN

永恒的孩子

1

第一章

DIYIZHANG

别梦依依

9

第二章

DIERZHANG

魂牵梦系的日子

63

第三章

DISANZHANG

旧影留痕

111

第四章

DISIZHANG

无尽的哀思

163

第五章

DIWUZHANG

长夜难明

195

开 篇

永恒的孩子

写作是灵魂思考的结果。

清晨,再也没有人用甜美的嗓音把我们 from 睡梦中唤醒;再也没有人沿着红色木楼梯小心翼翼地一级一级往下走(楼梯栏杆对她没有一点用,她左手微微向内弯,垂在身侧,右手仔细地扶着白墙);再也没有人迟疑地推开我们的房门(她的小脸从门缝里探进来,接着是整个小脑袋,然后,她的身影出现在眼前);再也没有人掀开鸭绒被,挤上我们热乎乎的床(她轻轻地从我们的腿、胳膊、肩膀中间挤上来,要我们给她一点枕头,然后把自己光秃秃的小脑袋枕上去);再也没有人把脸颊、前额凑过来让我们亲吻,让我们抚摸(她微笑着,蜷曲着身体躺在窄窄的床垫上,小胳膊小腿紧挨着我们的肋骨);再也没有人抢在我们前面跑进厨房、跑进客厅(她爬上椅子,椅子上垫着坐垫,这样她才够得着桌子。然后她会告诉我们,昨晚睡得很好,一点也不疼,她甚至不记得晚上什么时候我们给她吃了药)。

阿莉丝假装还没睡醒,翻了个身又接着睡。我坐起来,套上红色的晨衣,准备煮咖啡,然后把咖啡末倒在滤纸上。每个





我在梦中看到她可人的脸蛋，
我希望，梦一直接着往下做……

黎明，晨曦都如约而至，而这一切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呵，春光依旧如往年那般明媚，我依旧生活在这片灿烂的春光里，呼吸着春的气息：嫩草、露珠、泥土的气息，凝视着丁香、矮墙那边的草地，还有窄窄的柏油小径。

我做了个梦。在梦里，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都睡着了。突然，黑暗中传来许多翅膀一齐扑腾的声音。原来是一群蝙蝠，它们正从天花板上飞下来。这群蝙蝠仿佛是从冰凉厚重的墙里面钻出来似的，直向我们的床俯冲过来。阿莉丝大惊失色，钻进我怀里，我俩绝望地等着它们的利爪揪住我们的头发、撕破我们的脸（即使在梦里，我还是能察觉到这一幕荒诞不经，因为，现实生活中的阿莉丝并不害怕蝙蝠，倒是我经常被那玩意儿吓得手足无措）。然后，我鲤鱼打挺，坐起身来，心想，波丽娜一定在呼唤我们，她独自一人呆了那么长时间，肯定害怕得不行。我得去找她，她一定正坐在床上哭泣。哪怕是在黑暗中摸索，我也能摸到她的床（即使在梦里，我也知道自己在做梦，而且是做一个很荒唐的梦，这真是太残酷了。我知道，往后，不会再有什么东西能让波丽娜感到害怕了，而且，我这个可怜的父亲再也无力保护她了，我再也不能揽她入怀，让她睡在父母中间）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梦来得很快。梦是忠实的，哪怕梦境狰狞可怕、让人万念俱灰，我依然对梦满怀企盼。梦再怎么可怕，至少在梦里，我能见到那个与我人鬼殊途，让我牵肠挂肚的人。



事实上,我不怎么做梦。那段时间,我反应迟钝,即使做了几个梦也差不多忘光了,只依稀记得其中的两个。第一个梦的地点很奇特,我居住在一座子虚乌有的城市里,城市的建筑风格就像一个花花绿绿、五颜六色的马戏场:地铁隧道的颜色格外夺目抢眼;楼梯就是楼梯,却不通向任何地方;桥梁凌空架设,根本不见河流。我去看牙医,(但我心想:女儿已经死了,我哪里有心思去补蛀牙、拔臼齿?)接待我的是一位穿着白大褂,气质高雅的年轻女医生。她让我把嘴张开,检查过后,冷冷地责备我不该如此大意,拖到现在才来,病情已经很严重了。(有一刻,我想对她说:我怎么能……)她说,现在非得动大手术才行,必须在我嘴里插一根管子,管子直接固定在一颗牙齿上。手术前还得做一些化验,因此先要抽血。我撩起衣袖,却发现自己的左臂瘦如干柴,手掌无力地垂了下来,一道肉红色的疤痕蜿蜒盘绕,从肘部一直延伸到肩膀顶端。

在梦里,我记性非常好,却从不刻意地回想往事。即使在睡意蒙眬的时候,我也不会迷失自我,瞌睡并不能带我去重温过去的岁月。下面要说到的这个梦境发生在一栋房子里,我对这所房子不熟悉,却知道那是我哥哥的家(离安葬波丽娜骨灰的公墓只有几百米)。房子变大了,房间也增多了。房子里人头攒动,其中几个上前和我打招呼,神色凄然,出言谨慎。在波丽娜的棺材和骨灰盒面前做最后祷告的神甫也在人群中,他友好地上前和我攀谈起来,我祝贺他新近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(庆典过后没几天,我从地方报纸获悉,他还主持着省天主教电台的文学专栏)。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,里面的照片绝大部分是波丽娜的,这一定是哥哥安排的(肯定是他)。我从心底里感激他,因为那天所有的客人(那天应该是个庆祝会,



我在梦中看到她可人的脸蛋，
我希望，梦一直接着往下做……

所以邀请了这么多客人)都从照片下面走过,看到上面那个已经离开人世、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的小女孩时,谁也不会熟视无睹。其中一张照片令我惊讶万分,那是波丽娜去年夏天拍的,拍照片的地点就在这里:她穿着蓝色背带裤,眼睛在阳光的照射下眯成一道缝(她手上的夹板刚刚去掉,她的手是那么的脆弱,简直就像是在草丛里雀跃的小鸟的爪子)。照片的远景是一栋赭石色的老房子(就是伊奥纳河边的那幢房子),位于花园中间,像一块巨大的积木。照片角上,还有绿色秋千架那交叉的长管、吊杠和秋千。在梦里,我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(在波丽娜出生之前很久,父母早已经把这所房子卖掉了)。我想找个人问问清楚,而所有的人都待在客厅里(客厅宽敞明亮)来回走动,绝不驻足。后来,大家来到露天平台,在阳光下浅酌小饮。就在这时,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。平台下面有一大片灰色的砾石空地,一个东西从里面冒了出来,身上的颜色如同灰土,既不规则,又呈颗粒状,原来是一匹马。马抖了抖鬃毛,向远方奔驰而去。又一样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,它毫不费力地拔地而出,整个身体从沙粒里显现出来。它从地里出来,就像从海里冒出来一样,任凭水珠沿着四肢流淌。这是一位少女,长发飘飘。她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波丽娜,然而我知道,她就是波丽娜。有一刻,她朝我们转过脸来,而我却读不出她目光的内涵。

有时候,阿莉丝夜半醒来,黯然神伤。我尽管拥着她,却不愿意完全清醒过来,还想继续享受那无尽的黑夜带给我的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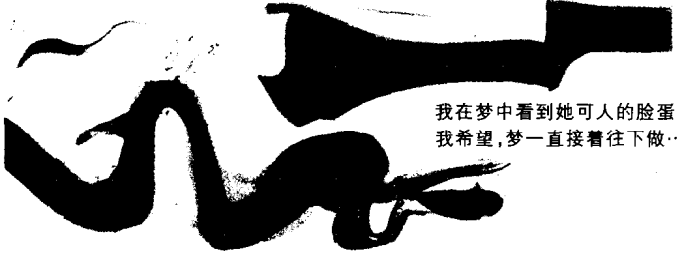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灵上的片刻舒缓,享受蒙眬的睡意带给我的黑色的幻觉:似乎忘记了一切,却又没有完全忘记,只是将最痛苦的记忆渐渐抚平。黎明到来时,轮到她讲述自己的梦境了。

家里有一个高大宽阔的壁炉,燃着熊熊大火,热气逼人。我们的脚下放着两个大帆布袋,波丽娜的尸体就放在其中一个袋子里(但我们不知道在哪个袋子里)。我说:“不能再拖下去了,得把尸体火化掉,必须这样做。”阿莉丝听了,一把抱住一个袋子,说道:“可是波丽娜还活着,她还在动,还在呼吸。”阿莉丝喃喃地重复道:“真的,她还没有死,对吗?”我却坚持道:“波丽娜已经死了,你很清楚。”火焰腾腾地蹿着,吐着蓝色的火舌,贪婪而又残忍,似乎一口就能将投入它口中的猎物吞噬掉。要把自己的孩子扔进这烈焰焚烧的干柴中、扔进这滚烫发红的灰烬里,阿莉丝实在是于心不忍。

阿莉丝还说,有一次她梦见自己和一群陌生人同乘一辆汽车,她坐在后座,怀里抱着波丽娜。波丽娜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小,小得令人难以置信,看上去像个新生儿。阿莉丝觉得应该解释一下:波丽娜本来是个身材修长的漂亮的小姑娘,但是她快要死了,所以才越来越小。医生都知道,这是自然现象,很正常,所有的孩子临死前都会出现这种症状。现在惟一能做的事就是找到我,让我再见波丽娜最后一面。阿莉丝说服司机开车在路上寻找公用电话,汽车在漫无尽头的小路上飞驰,穿过一片绿油油、空荡荡的原野,终于停在了一个电话亭旁。阿莉丝拨通了家里的电话,而我却早已得知这个消息,已经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,赶到了电话亭。阿莉丝让我看她怀里的孩子,说道:“你看,她变得这么小了,完了,你知道,她马上就要死了。”



我在梦中看到她可人的脸蛋，
我希望，梦一直接着往下做……

还有一些其他的梦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也有可能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这些梦，甚至对自己也没有说起过，它们转瞬即逝、无法挽留。每个夜晚都被一片凝重浓厚的黑色笼罩着，这黑夜使所有的夜晚千篇一律、冷漠冰凉；每个夜晚都被无尽的痛楚包围着，这种痛楚无可名状、难以捉摸。我一直企盼的那个梦终于姗姗来迟，简直让人不敢相信，六个月的韶华已匆匆溜走。就在做这个梦的前一天，我确信我的书稿——讲述孩子的病情和死亡过程的那部书稿已经到了出版商手里。很快就将付梓。在这以前，每天我做的梦都与波丽娜有关，但我却从未在梦里见到过她；而这天，我却在梦里看到了她可人的脸蛋。她走进我和阿莉丝的卧室，我们已经上床了，灯亮着，她穿着阿莉丝最喜欢看她穿的那件蓝色套头毛衣和长裤，脑袋光秃秃的（这个形象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），微笑着走近床头，我发觉她长高了不少。就连死亡也无法阻止她的成长，成长是不可抗拒的。她虽然死了，身躯却以幽灵的方式继续存在。波丽娜模样没有变，只是已经长成了大姑娘，出落得光彩照人。她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微笑着朝我们走来。她靠近我们，我感到……可是这个形象不可思议地定格了，成为永恒。梦一直接着往下做，生平第一次，我开始感激睡意了。我看到，她的脸离我很近；她微笑着，接着又低声抽泣起来。她觉得很幸福，我也很幸福。波丽娜的头发掉光了，这使她的前额更显宽阔。我还看到了她的眉毛、眼睛、丰润的脸颊、嘴唇、下颌。总之，她的脸部轮廓真实而又令人惊叹，我不住地喃喃说道：“宝贝儿，

你真漂亮。”就这样，我醒了。

尽管一百个不情愿，我还是走出了黑夜，再也无法入眠。每个夜晚，我都醒来好几次，醒了就开始思考、开始回忆。这些思考、回忆都很琐碎、都是些细节，却也充满着闪光点。虽然它们不能拼凑成活生生的波丽娜，但无一例外地都向我诉说她的离去。我认定，这便是波丽娜给我的信号，她以这种方式与我沟通。于是，我写了这部小说，开篇如是。

